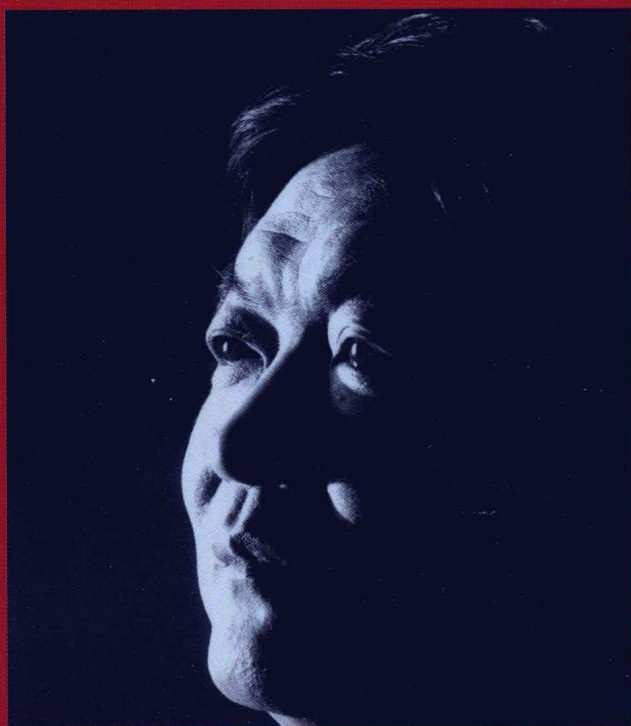


羞涩的火焰

XIU SE DE HUO YAN

作家文库系列

吴克敬中篇小说选



西安出版社



作家文库系列

吴克敬中篇小说选

羞涩的火焰



西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吴克敬中篇小说选：羞涩的火焰/吴克敬著. —西安：
西安出版社，2009. 8
(作家文库系列)
ISBN 978-7-80712-545-7
I. 吴… II. 吴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53716号

作家文库系列·吴克敬中篇小说选
羞涩的火焰

著 者：吴克敬
出版发行：西安出版社
社 址：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
电 话：(029) 85253740 85264440
邮政编码：710061
网 址：www.xacbs.com
印 刷：西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：787mm×960mm 1/16
印 张：18
字 数：235千
版 次：2009年8月第1版
2009年8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80712-545-7
定 价：32.00元

△本书如有缺页、误装，请寄回另换

目 录

状元羊	(1)
羞涩的火焰	(66)
先生姐	(115)
草台班子	(160)
五味什字	(222)
跋	(280)



状 元 羊

1

给你说你别不信,你有好事了!姜干部在坡头村截住冯来财,在给他报告好消息时,胖乎乎的一张圆脸笑成了一朵花。不是腌臢姜干部,乡政府的干部都一样,看人的脸色是在变的,就像现在,看着冯来财是一脸的笑,过去就不了。一个烂放羊的,哪儿来的好脸,看他时早就挂上了一层霜,看一眼,冻得透冯来财的心。

回家侍候瘫子爹的吃喝,冯来财走出门来,就要顺沟而上,照顾他的宝贝羊群,迎面碰上姜干部,听他嘴上说,便站下来问他能有啥好事?

姜干部却不直说,反问冯来财:“你说呢?”

冯来财说:“知道就不问你了。”





灿烂着脸儿的姜干部心情不坏，他像一只肥猫逮了一只瘦老鼠，岂有不逗的道理。生活太单调了。有机会逗一逗乐子，总是不错的。姜干部就那么心情很好地笑着，并不急着告诉冯来财。

羊群在沟坡上散放着，冯来财有牵心，不想和姜干部闲熬磨牙，低了头要走，姜干部才又说话了。

姜干部说的是：“你的羊当真吃的中草药，喝的矿泉水？”

冯来财不想回答这个问题，依然低了头走，姜干部便绕到他的前头，截了他的去路，无法再走的冯来财就又抬起头来了。他的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瞪视着挡了他路的姜干部。短胳膊短腿，短身子短腰的冯来财，是个半截人，当然，这是个俗叫法，文明的称呼为侏儒。尽管矮了姜干部大半截，抬头瞪他的眼神却并不矮，直把姜干部瞪得脸上没了嘻笑，换上一层讪讪的神采。

不止是姜干部这么问冯来财，许多人都问过了。

特别是他们坡头村的人，政府鼓励养羊时没人养，冯来财养了。起初看见他和他的羊群，多是一种幸灾乐祸的神情，等着瞧他的热闹了。这样的机会等了些日子，没有等来，却眼盯眼望地看着冯来财的羊群不断壮大，卖价不断提高，便后悔了当初，自己怎么就没眼色，顺着政府鼓励的风势，也养一群羊。心里这么想着，嘴上就有了妒忌的味道，和冯来财碰面了，便心不由口地要问上那么一句酸溜溜的话。

姜干部截住冯来财问出这句话时，正有两个坡头村的人走来，就很兴奋地又加进来问了。

一个说：“哪里是中草药？哪里是矿泉水？”

一个说：“这还不好办，杀一只喝口羊汤，就都知道了。”

冯来财懒得理会他人说道。而他自己也是，对他的羊群吃中草药，喝矿泉水的说法，心里同样没有底。他说不出这话，也不会说出这话。

那么，是谁说出这话的呢？





只有蒋县长了。敬爱的蒋县长有文化,有知识,懂科学,会研究,蒋县长说的能有错吗?别人有怀疑,冯来财不怀疑,但也不在嘴上说。蒋县长之于冯来财,是有恩的,大恩啊!冯来财满腹感激之情,下了黑心,要把他的羊群服侍好。因为那群羊,是蒋县长扶持他发展起来的。

眼睁睁望地,看见一群膘厚毛光的羊,使冯来财枯焦的日子有了起色。

这是冯来财的福,托的羊的福啊!

蒋县长来坡头村抓点,推广由他引进的澳洲优良品种布尔羊,把他的唾沫都吐干了,苦口婆心地找人谈话,一家一家地去,好处和道理,说了七沟八坡,却没能说通一家人。客气的拒绝像是商量好的:咱没经验咯,养不好了咋弄?把你蒋县长的人丢了,咱可是担当不起。冯来财答应养了,蒋县长就拿冯来财作榜样,还给大家做工作,大家还是没热情,回绝蒋县长的话多了几个字:等等吧。看冯来财养得可好?他养好了,咱们跟着养,给自己包里积攒几个,也是给你蒋县长争脸哩。

没办法,蒋县长把宝都押在半截人冯来财的身上了。

放心不下冯来财,放心不下点上的布尔羊,隔些日子,蒋县长就到坡头村来一回。冯来财在沟坡上放羊,蒋县长跟着到沟坡上去。撵在羊的屁股后头,看羊儿好吃哪些草。沟坡宽阔得叫人心慌,转过一道弯,以为是个头了,转过去又是一道弯,总是不见头。深长宽阔的沟坡,满是草的世界,蒋县长认识不认识的草有一百种,一千种。他撵着羊的屁股,发现被冯来财所叫的夫子蔓、老鸱枕头、老鼠干粮、构曲牙等草样,是羊舌头上的最爱,争着抢着地吃。蒋县长是从省城下到县里来的科技副县长,锻炼一些时日可是要往上走的,他耐得住那些泼烦,从羊嘴里弄了些草的标本,回到省上去,找人分析化验,回来给冯来财说,这些草都是中药哩。

当时,冯来财想起了一句乡村人的口边话:秦地无闲草。





再到坡头村来，蒋县长还跟着冯来财去放羊。羊群吃草吃饱了，就顺着沟坡下，一直地下……蒋县长跟在羊群身后，也顺坡下了，深一脚，浅一脚，倒比半截身材的冯来财下得还困难，跌跌绊绊地下到沟底，便见一条小河，时而被草隐没，时而又露出草丛，流得无声无息，清清浅浅。站在河沿上的羊群，伸长了脖子，叼一口水，仰起来喝了，再伸脖子叼水，再仰脖子喝水，轮番往复，喝得从容又贪婪。蒋县长看得高兴，把他早就预备好的一个空瓶子，淹进河沟里，灌满了水，带到省城去化验。下一次再来坡头村，就说：河沟流的都是矿泉水哩！

冯来财想起进山的人说，河沟的尽头连着一眼山泉。

还瞪着姜干部的冯来财，这么想着他的羊群，想着他的羊群吃的是不是中草药，喝的是不是矿泉水，就觉出了姜干部和村上人的无聊。他不想和他们无聊，就把蒋县长抬了出来，说：“爱信不信，都是蒋县长化验了的。”

哪能不信呢？姜干部的口气就认真起来了。

姜干部说：“县上要赛羊了。乡上决定，就是你了，要你代表全乡人民去赛羊。”

冯来财说：“羊有啥好赛的？”

姜干部说：“赛得好了有奖哩！”

冯来财说：“有奖也不一定是我。”

感觉一时不能说服冯来财，姜干部有点急了，也像冯来财镇他一样抬出了蒋县长。

姜干部说：“蒋县长打电话了，你还能不去？”

冯来财仍有疑心，说：“真是蒋县长打的电话？”

姜干部说：“这也能骗你？”

冯来财没话说了。既然蒋县长打了电话，他就必须去了。肯定要去，蒋县长的面子，在冯来财的心里就是一面火亮的太阳。冯来财没有





不去赛羊的理由了。

想着蒋县长,冯来财心里就有笑;想着与蒋县长初识的那个日子,冯来财心里就更有笑了。

2

那些日子,冯来财不敢在家呆,他要出门躲干部。

谁又不是呢?坡头村的青壮年们都躲出去了,像躲避瘟神似的,躲得远远的了。只是几日的时间,坡头村曾经的人欢马叫,收麦子,种玉米,忙得昏天暗地,忽然就沉寂下来了,只剩下狼不拉狗不咬的力衰老人和无知小儿。谷黄麦黄,秀女下床。力衰的老人,无知的小儿,在收麦子、种玉米时,也都跟上忙得四脚朝天。现在是,麦子收回来了,玉米种上了,老人也累得趴了架子,趴在炕头上踏实地歇着了,小儿们就又背起书包,进了村头的学校,恶补忙假落下来的课文。

寂静的坡头村,也就只有小儿琅琅的读书声,依然显出些许的人气。

催粮要款的干部要来了。这是坡头村人的经验,一年又一年,许多年了,干部总是捧着麦子入仓的日子扑进村来,挨门齐户地走,吆喝声,哭求声,不绝于耳。干部征收的农业税,村里人再怎么紧,都能自觉缴纳,几千年的农耕习惯,大家还是有那点觉悟的。可是,干部要收的费,名目太多了,也不知有没有依据,由他们掰开本子说,说多少是多少。今日来一拨子,收的是教育附加费、集资建校费、民办教师费;明日再来一拨子,收的是计划生育超生费、计划生育宣传费、计划生育手术费……乡上的干部,各管一项,各有各的收费名目,还记得的名目就有农业技术推广费、农村文化建设费、乡办公路养路费等等等等,不下几十项,干部便走马灯似地往村子拥,来早的,收不到钱,就到农户仓里灌麦子,来迟了,没有麦子灌了,上房溜瓦的有之,牵猪吆羊的有之,干部们收费把





眼睛都收绿了，如狼的眼睛一般绿，绿得人骨头流人血。

村民们心里怯呀！就只有躲了。

还好，现在有地方躲。从家里走出来，随便搭一辆车，到城里去，有亲戚的找亲戚，没亲戚的找同乡，总能找到一个帮忙的人，寻到一个能干的活。现在的城市，就像一只迅速肿胀着的天狗，到处都是脚手架，到处都在起高楼，有多少打工的人，都能得其所有，搬砖和灰，挣一个不少，挣两个不多，只要躲得开干部就成。

冯来财也想躲出门打工去。但他生得太不争气了，腿短胳膊短的一个半截人，谁要他打工？他给谁打工？而家里唯一的亲人，他中风瘫痪了的老爹，怎么吃？怎么喝？

心强命不强的冯来财就只有守在家里了。

遇上干部进村的日子，冯来财是必须躲开的。他不怕干部上门把他的老爹怎么样，穷凶极恶不怕，如狼似虎不怕，就那一把骨头一堆肉，干部能把他的老爹怎么样？不能怎么样。但对他，虽然也很不起眼，也极是为人同情，催粮要款的干部也不会心慈手软，也就不会任他逍遥了。以往的经历，像是刀割一样，痛苦地刻铭在他流血的心上了。

因为交不起欠费（鬼晓得他欠了什么费），他被抓进乡政府，关在一间小黑屋里，他不敢动脚，一动就有人在脚下呻吟。他被关得迟，等他的眼光适应了小黑屋的光线，这才发现不大的屋子里满是人，只有一个放着屎尿桶的地方，还能搁下他的一只脚，他便艰难地挪到那里，坐下来，就有一股恶臭冲鼻而起，差点把他熏晕过去。他听到了一声咳嗽，是个女人的咳嗽哩，就挨在他的身边，他便紧张地往屎尿桶边又挪了挪，那女人却说话了，挪啥吗挪？屋子里又不是关了你一个，我一个。女人的话真好听，冯来财不再往屎尿桶边挪了，却也没有往女人一边挪……小黑屋的日子呀！太难熬了，男女混居一起，拉个屎，撒个尿都很困难，还有生了病的，冯来财就是一个，只几日的时候，不知是哪一个人





先病的，传染得几个人发烧咳嗽说胡话。但正是这一病，冯来财才被放出小黑屋。

在他初出小黑屋见到阳光的那一刻，不敢睁眼睛，感觉明亮的阳光，不是放射光线，而是放射光箭，每一箭都射着他的眼睛……他哭了，无声地哭了，脸上是一颗一颗浑黄的泪珠。

冯来财不敢想小黑屋。啥时想起，啥时都是一身的鸡皮疙瘩。

但是，冯来财爱想小黑屋和他关在一起的那个女人。紧挨着关在一起，不说话是不能的，冯来财就知道那个女人叫麻拉拉，怪可怜一个人，嫁了一个病汉，家里的收成都在男人的药罐罐里熬没了。自然，麻拉拉也知道了他的名字，也知道了他的可怜。

可怜人同情可怜人，有点什么错失，也就悄悄地原谅了。

睡在黑屋子里，冯来财和其他男人撒个尿拉了尿，不是什么困难，麻拉拉就难办了，她一个女的，怎么解裤带，怎么脱裤子……可都是难上天的事呢。其中几个落难的男人，还不嫌自己苦，到麻拉拉憋不住撒尿拉尿时，总要眯着眼睛调笑一场。冯来财不准他们调笑，但又挡不住他们调笑，便在麻拉拉撒尿拉尿时，脱下自己的上衣，背对着麻拉拉，扯开衣服，挡着大家的眼睛……但他自己却犯了一回错，夜里睡着了，什么时候把他的短胳膊抡起来，压在了麻拉拉的乳房上，他不知道，只在梦里感觉到一种柔软，心醉神迷的柔软啊！……他醒了过来，发现自己的失错，抽回手来时，又看见了麻拉拉的眼睛，她亮晶晶的眼睛，在那时睁得圆圆的，她没有怪罪冯来财，这从她的眼神里看得见，一波一波地，流出来的都是善解人意的水呢！

冯来财抬手在他脸上打了一巴掌，黑暗中，他看见自己的一巴掌打出了麻拉拉一脸的浅笑。

可怜的人走出小黑屋了。他们都有意无意地互相瞄了一眼，却再没搭话，冯来财不知道麻拉拉现在的情况，他希望她的日子能好起来。





躲着干部的冯来财，总要这么想起麻拉拉，想得他的心口疼。

3

冯来财躲干部，就躲在村前一条大沟里。

所谓坡头村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坡头上的一个村子。出了村子往上走，沟深不见底，坡长不见头，乱草丛生，早些年逃避兵匪，村民们走进深沟，选择险峻背人的地方，凿一眼土窑洞，把身子躲起来。往往是，你今日凿一眼，他明日凿一眼，深长的沟坡上就满是那样的窑洞了。如今是，久无用场的窑洞，有些塌了，有些还勉强可用，隐设在荒草坡上，不下工夫找，还真是找不到。关中西府的北塬上，多有这样的大沟，坡头村邻着的一条沟叫龙尾沟，往西还有马尾沟、牛尾沟等等。冯来财就躲在龙尾沟的一处破窑洞里，陪他躲在一起的还有几只老绵羊，也不敢放到坡上去，怕干部发现捉了去，那可就要了他的命了。

躲在窑洞里的冯来财，掐着指头过日子。

有十多天了吧，躲在这里，冯来财昼伏夜出，到沟坡上给他的老绵羊打够来日要吃的草，再到沟底挑来要喝的水，还要乘着夜色，摸进村里去，不能点灯，也不能弄风箱，黑灯瞎火地给他瘫痪的老爹准备几口吃的，天不明，又急如星火地躲进沟里去，和他的老绵羊缩在破败的小窑洞里，相依为命地度过又一个白天。

瘫子爹心疼儿子，在儿子回家给他备吃备喝时，睁着眼睛在暗夜里埋怨：老天咋把我忘了？

瘫子爹说：“快把我收去吧，天爷爷哩，别害娃娃没得好过！”

瘫子爹的埋怨灌进冯来财的耳朵里，自然也不好受，听了也不言语，该做什么照做什么。倒是瘫子爹说得狠了，他也会高调回两声，叫他不要乱想，说：“老天把谁忘得了？贵如干部，老天该收他时照样收。”





高调回了两声,接着又软下语调说:“人家不收你,是要你看着你娃过上好日子哩!”

也是奇怪,和瘫子爹说过话,冯来财轻车熟路躲进深沟的窑洞里,把一只羊揽在怀里,在羊身上顺手捋着,忽然感到窑口一暗,他就知道有人跟来了。

跟来的是个干部,脸是白皙的,文文绉绉的样子,戴了副如他脸色一样白皙的眼镜,看上去,很像一个教书的先生。

晨曦里,白脸干部环视了一下冯来财穴居的破窑洞,又看一眼和冯来财躲在一起的老绵羊,他的脸先红了,是那种透亮得像要滴血的红。

死猪不怕开水烫。冯来财有的是思想准备,来就来吧。是干部又怎么样?他已经活得人不像人,鬼不像鬼了,你干部找着我,还能剥皮刮肉不成?我就不信,你干部真敢给我一刀子?这么想着,冯来财的表现就很镇定,手指细心地分着羊毛,在羊毛里找着羊虱子。

躲在窑洞里,冯来财能做的事唯有一件,就是给他的羊儿捉虱子。他已经很有经验了,那些比扁豆小,比芝麻大的羊虱子,许多时候不在羊毛里,而是选了羊的耳朵眼,或是羊的卵蛋上,好像这两处地方的血最能养虱子。冯来财把羊揽在怀里,总要把羊的耳朵先翻开,捉尽耳朵眼里的虱子,再去摸羊的卵蛋,把上面的虱子捉尽了,这才在羊毛里翻虱子。有些虱子还真就钻在繁密的羊毛里,被明察秋毫的冯来财捉了出来,挤死在脚边的一块石头上。十多天在窑洞里躲着,冯来财把他几只绵羊身上的虱子几乎捉光了。这从他脚边的那块石头上看得清楚,羊头一般大的石头上,几乎被羊虱的血糊了一遍,满是被挤成光皮的虱子尸体。当然,有些虱子还是从冯来财自己的身上捉来的。好像是,在羊的身上捉虱子,他的身上也会痒,伸手去捉,也一定能捉到一只。因此,石头上的虱子尸体,已分不清哪些是羊身上的,哪些是他冯来财身上的。





镇定了也就眨眼的工夫。冯来财在羊身上捉虱子的手就抖起来了，很明显地发现一只黑乌乌的虱子了，伸手捉了几捉，却终究没能捉住。而与他一起躲在破窑洞里的羊儿，早已不能忍受一个生人的闯入，紧紧地挤在一堆，“咩咩咩”叫成了一片。冯来财的心就如刀割似地痛起来了。

家里原来是有一群羊的，很有规模的一群羊啊！冯来财和他瘫子爹的日子，就驮在羊背上，羊的毛色亮堂，日子也就亮堂；羊的毛色暗淡，日子也就暗淡。天生会养羊的冯来财，把羊儿养得如同家里的成员一样，养得特别仔细。可有啥用呢？一只一只地，被干部捉去了，捉一只有一只的理由，不是顶了这费，就是顶了那费，现在，就剩下和他躲在窑洞里的几只了。

在冯来财的心里，几只羊儿都是他的亲人哩，像永远爱着他的瘫子爹一样，至亲不能分离……这是不难理解的，半截人冯来财，活在坡头村，几百号人口，谁对他亲过？差不多都视他为玩话，把他当做猴子一样耍，少不更事的时候，人家耍他，他也跟着耍，耍的把戏醒事后想，全他妈的是羞辱人呢。明白了这一点，他不和村上人耍了，但他挡不住人家耍他，有时候把他架在一堵土墙上，问他话：你是谁日下的呢？咋不像你爹，你看你爹就不是半截人。知道羞辱的冯来财咬紧牙不吭声。有时候把他又沉下一口土坑里，问他话：你是谁生下的呢？咋不像你妈，你看你妈就不是半截人。知道羞辱的冯来财咬紧牙不吭声。往往是，冯来财架在土墙上下不来，沉在土坑里上不来，他就只有哭了，伤心伤肺地哭，哭来了爹，哭来了娘，把他从墙上抱下来，把他从坑里拉上来，戏耍他的人才嘻哈哈笑着散去。但这挡不住他们再一天又来逼他戏耍，直到母亲不明不白地满口吐着白沫，不治而死后，还有人把冯来财往土墙上架往土坑里沉，当然，还要问那问了千万遍的话，冯来财不哭了，也不求饶了，他愤怒地骂出了口。





头一声他骂：我是你爹日下的！

再一声他骂：我是你妈生下的！

这倒是很起作用，从此没谁再和他玩那个游戏了。同时，也没谁再理睬他了，他在坡头村的街道上走过来，走过去，很想和谁说几句话，却终究没人和他说话。……孤独，太孤独了，到这时，他竟然不知羞耻地想，如果有人把他架上土墙，沉入土坑，他不会再骂人，他会很知趣地和大家玩上一场。可就是这样的想法，他也只能是空想了，直到家里养了羊，他提起放羊的鞭子，把羊赶到村前的沟里，与羊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的孤独才减了几分。

冯来财把羊儿当成了他的亲人，及至长成大人，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大人后，他把羊儿干脆都看成了他的爱人。

爱人啊！谁能知道半截人冯来财内心的悲凉，他也是要有人爱的呢！但谁会爱他，特别是一个女人的爱，简直成了冯来财日夜做不完的一场梦。没办法，他就只有把羊看作他的爱人，除了给羊儿捉虱子，他还会把羊儿抱在怀里，抚摸它柔软的一身羊毛，把这一只抚摸顺了，再把那一只抱来，继续他的抚摸，偶然地，还会用他的嘴对了羊儿的嘴，香香地亲上一口。

白脸干部找见他时，他恰好和一只羊亲在一起。白脸干部没说啥，只是看着他笑。

冯来财是心慌了，为自己不可告人的举动，也为脸笑着的干部，心里狠着自己。

努力地躲着，怎么还是躲不开干部的追踪。

冯来财在羊毛里徒劳地捉着虱子，一脸的沮丧，满腹的怨气，说：“捉吧。都捉去吧，把羊都捉去了干净。”

脸上架着眼镜的干部是一副好脾气，不论冯来财怎么敌视，他都一脸笑模样。那笑藏在干部的眼镜后边，冯来财却也看得很清楚，没有一





点装腔作势,没有一点欺骗蒙蔽,全是他内心的表露。冯来财就有一些感动,并感到干部和干部是不一样的,有蛮横霸道不讲理的,也有关心下情讲道理的。

果然是,这个找到他的干部一说话,就把冯来财死寂的心说活了。他说:“谁捉羊呀?我不捉,不仅不捉,还要再送你几只良种羊哩。”

冯来财听得清楚,把怀里的羊推开,认真地看着干部的脸,发现干部白皙的脸还红着,是那种纯朴的、知错改错的脸红。见的干部多了,虽然没有冯来财认识的,也叫不上人家的名字,不知道人家的职位,可在他的意识里,干部的脸千人一面,差不多都是,有几分僵硬,有几分冰冷。而跟踪到他藏身的窑洞里来的干部,怎么就脸红了?这使冯来财莫名地新鲜,在心里咕哝着了:原来干部也会脸红呢!

咕哝着的冯来财突然就声高起来:“你是谁?你说话算数?”

脸红的干部没有告诉冯来财他是谁,只告诉他说话是算数的。还说,咱光明正大地养羊,咱躲他谁?村上人穷,你家更困难。按政策,你们村定为重点扶贫村了,你家是重点里的重点。你有养羊的技术,听人说,你会走路时就养羊了,先给集体养,后给大家养,现在给自己养,你有经验了。经验是个宝,哪能不用你的经验呢?你就还养羊,咱不信脱不了穷帽子!

冯来财怔怔地看着脸红的干部,听他一句一句地说着话。那些话他爱听,他听着就点头了。

没出两个日头,有一辆农用车载着五只布尔羊到坡头村来了。随车来的就有戴着眼镜的干部,他招呼着冯来财,把布尔羊卸下车,混进他的羊群里,使他的羊群突然起了变化,变得壮阔起来。

冯来财这时已知给他送来布尔羊的干部是县长了。他感激地看着说话算数的蒋县长,脸上倏忽浮起一抹羞涩的红晕,很有些不知所措地围着蒋县长的身子转。冯来财的心是忐忑的,局促的,因为他不知道这





几只布尔羊需要多少钱？而他身上，干得没有几个子儿。

蒋县长看出了冯来财的忐忑和局促，拍打着身上的尘土说话了：“安心养你的羊吧。现在没钱不要紧，把羊养好了，繁育起来了，就会有钱了。”

4

有资格参加县城的赛羊会，乡政府一旦重视起来，村上自然也要重视起来了。

本来也是，村长与冯来财是连着一点亲的，就像他在村里常说的，谁能一笔写出两个“冯”字。好像冯来财有条件上县参加赛羊会，是他的政绩工程一样，几天时间，咧着一张大嘴，喊得坡头村的人知道了。去县城参加赛羊，开天辟地的头一遭，村里人是高兴的，也是眼红的。但是眼红归眼红，冯来财养羊给坡头村争了光，大家还是兴高采烈地寻到冯来财的家里来，向他表示真诚的祝贺。就是冯来财瘫痪在炕的老爹，也比以往精神大，冯来财在家时，就由冯来财招呼大家，冯来财不在家时，他就撑起半个身子，招呼大家了。

老爹的口气是豪迈的，说：“回头让来财杀只羊，大家都吃上一口。”

村里人就起哄：“是啊是啊，咱们馋得喉咙长出手了。”

大家在村里正起哄时，姜干部又来找冯来财了。这次是来帮助冯来财在羊群里选秀的。

选哪只羊好呢？

自然要选布尔羊了。这是原则问题，不把蒋县长推广的布尔羊选出来上县参赛，还能选一个老绵羊不成？在这一点上没有争议，但在一群壮大起来的布尔羊里，该选哪一只呢？姜干部的意见，是要在蒋县长最先推广的几只里选一只。冯来财不同意，理由是，那几只羊都过了年

